蜀山劍俠傳/11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一二回　萬蹄揚塵 鐵羽紅裳驅獸陣　孤身犯險 靈藥異寶返仙魂

下一回▶

人英聽了金蟬之言，忙問何故。金蟬便將青井穴封鎖，被靈猿無心污穢，又該是七修劍出世之時，彼時衆人俱在青螺未歸，被它遁走了一口。後來問起芷仙，所說劍光與人英所說相似，以及妙一夫人柬帖之言，一一說出。笑和尚道：「若論那七修劍中的青蛇劍，收時頗爲容易。後來我和大師姊入穴，去收其餘五口，卻是那般繁雜。祇不知這口如何？要和那五口一樣，我們三人不定能不能收呢。且不管它，這劍原爲三次峨眉鬥劍破妖人五毒之用，不能缺少，既經發現，關係重大，現在就去找吧。」說罷，仍由人英領路，把全洞極隱祕之處，一齊又找了一遍，然後再互相分頭搜尋。別人不說，如有寶光，須瞞不過金蟬慧眼，結果仍是一無所獲。既知是七修劍中之一，三人哪肯死心，直找到第二日清早，恐怕英瓊等要來，彼此相左，纔廢然停手，一同出洞。由笑和尚和嚴人英在洞前守候，着金蟬順她二人來路，飛身迎上前去。

到巳未午初，果然英瓊同了輕雲並駕神鵰，摩空穿雲而來。金蟬早在空中等候，連忙上前招呼。彼此都不及談話，由金蟬引導，到了洞前，停鵰下地，任神鵰自行飛去。見着笑和尚與人英，大家敘禮之後，一同入內落座。金蟬想起袁星，不由衝口問道：「大師妹，你不是將袁星也帶來了麼？它呢？」英瓊說道：「再也休提，連我都幾乎喫了大虧，它至今死活還不能定呢。」輕雲笑道：「你兩個說話，總是這般性急，像這般沒頭沒腦的問答，別人怎會清楚？蟬弟你祇靜聽，由她從頭說吧。」說時，無意中與人英目光相

對，二人都覺心中有甚麼感覺，彼此都把臉一歪，避將過去。這裏英瓊也將救余英男，涉險盜玉之事說出。

原來英瓊那日讀罷妙一夫人飛劍傳書，允許她獨往莽蒼山救回英男，爲友血誠，早已關心。又加入門未久，師尊竟許以這般重任，不由喜出望外。急匆匆辭別了凝碧崖諸同門，獨自帶了一鵰一猿，星馳電掣般直往莽蒼山趕去。英瓊自到峨眉，一向隨着衆同門在凝碧崖修煉，從未單身騎鵰長行。上次與若蘭騎鵰同飛青螺，去時興高采烈，互相談笑，並未留神下面景緻。兩次中毒大敗，鎩羽而歸，又是紫玲用彌塵幡護送，迷惘中更談不到觀賞。想起前情，時常氣悶。難得有這種機會，又在連日功行精進之餘，大可一試身手，心中好不痛快。身在鵰背上穿雲御風，憑臨下界，經行之處，俱是崇山大川，一些重岡連嶺，宛如波濤起伏，直往身後飛也似的退去。有時穿入雲層，身外密雲，被鵰翼撞破，霰霺氤氳，滾滾飛揚，成團成絮，隨手可捉。偶然遊戲，入握輕虛，玉纖展處，似有痕縷，轉眼又復化去，祇餘涼潤。及至飛出雲外，翱翔青冥，晴輝麗空，一碧無際，城郭山川，悉在眼底，蟻蛭勺流，彷彿相似，頓覺神與天會，胸襟壯闊。迎着劈面天風，越飛越高興，嬌叱一聲：「佛奴帶了袁星前走，看我追你。」一言甫畢，早已超出鵰背，身劍合一，紫虹貫日，疾如星飛。神鵰見主人高興，愈發賣弄精神，倏地束攏雙翼，如彈丸脫手，往下墜落。離地數十丈，倏又振羽高騫，破空直上。一路閃展騰挪，鳳舞龍翔，往前疾飛。英瓊秉着峨眉真傳，紫郢名劍，也祇能追個平手。祇苦了袁星，用兩條長臂，緊抱神鵰翅根，不住口怪叫：「主人快些上來，袁星要跌死了！」英瓊明知神鵰故使促狹，不由又好氣，又好笑。後來確見神鵰翻騰震動，太過激烈，袁星嚇得連眼都不敢睜開，於心不忍，罵得一聲：「蠢東西，膽子這麼小！」一言未了，收劍光重上鵰背。神鵰見主人上騎，闊翼展處，又復平如順水行舟。祇見腳下山川，倒着飛退，鐵羽凌風，僅剩鵰頂柔毛微微顫動，穩速非凡。袁星纔止了喘息。英瓊還徑自說它沒有勇氣，將來怎能和人交手？袁星哪敢還言，祇拿眼偷覷前面，忽對英瓊道：「前面莽蒼山到了！」神鵰聞言，回望英瓊。英瓊便照柬上所指道路，吩咐先莫驚動妖人，快往山陰飛去。神鵰點了點頭，又往上昇高了百十丈，照舊飛行。袁星見主人沒有了慍意，纔敢恣意說話，不住口指給英瓊，何處是昔日舊遊所經，前面不遠，便是那斬妖所在。

飛行迅速，談笑中不覺飛過莽蒼山陽，漸及山陰。忽聽尖厲之聲，起自山後，恍如萬竅呼號，狂濤澎湃。隱隱看見前面愁雲漠漠，慘霧霏霏，時覺尖風刺骨，寒氣侵人。英瓊駕着神鵰，便往陰雲之中飛去。憑着自己與神鵰兩雙神目，仔細尋找那寒晶洞坐落何處。在陰雲中飛行了一會兒，忽聽神鵰長嘯一聲，倏地左翼微偏，一個轉側，斜飛上去。英瓊情知有異，連忙定睛下視，祇見下面愁雲籠罩中，隱隱現出一座懸崖。崖根凹處，旋

起一陣陰風，風中一股股黑氣，似開了鍋的沸水一般，咕嘟嘟涌沫噴潮，正往鵰腳下冒起。神鵰想是知道厲害，剛將身側轉避過，那旋風已捲起萬千片黑影，沖霄而上，飛起半空，微一激盪，便發出一種極尖銳淒厲的怪聲。倏地分散，化成千百股風柱，分捲起滿天黑點，往四面分散開去。英瓊在鵰背上微微被風中黑點掃了一片在臉上，覺着奇冷刺骨，激靈靈打了個寒戰。取下一看，色如墨晶，形同花瓣，薄比蟬翼，似雪非雪，雖然觸手消融，微覺冰痛麻木，情知柬上黑霜定是此物。再看神鵰、袁星，均各自着了幾點，袁星固是喊冷不置，連那神鵰也不住抖翎長鳴，片刻方止，不由暗自心驚。霎時間怪聲漸遠，風勢漸小，下面景物略可辨認，纔看出那崖背倚山陰，色黑如漆，窮幽極暗，寸草不生。崖根有一個百十丈方圓的深洞，滾滾翻翻，直冒黑氣，彷彿巨獅蹲坐，怪獸負隅，闊吻怒張，欲吞天日，形勢險惡，令人目眩。

正要下去看個仔細，忽聽巨洞中怪聲又起。神鵰早有防備，不等旋風黑霜從穴中捲起，首先沖霄直上。這次飛得較高，祇見鵰足下千百根風柱中墨青翻騰，飛花四濺，怪聲囂號，萬壑齊吼，較先前聲勢還要來得駭人。英瓊雖在風的上面，有時鵰翼被風頭掃着一下，竟覺鐵羽鋼翎都有些抵禦不住，知道厲害。等二次旋風吹散，重又衝霾下視，纔及穴口，三次旋風又起。似這樣循環上下，飛行了十來次，以英瓊神鵰的本領，竟無法在下面落腳，休說再想入穴救人，英瓊好不着急。神鵰被狂風激盪了一陣，倒不怎樣。袁星已有些禁受不住，因爲適纔在鵰背上被英瓊數說過幾句，不敢現出畏難之色，雖在強自支持，上下牙齒卻不住在那裏打戰。英瓊暗想：「這也難怪，它不過是一個畜類，通靈未久，怎比神鵰受過真傳，道行深厚。柬上原說趁寒風出穴之際，纔能入穴救人。看風勢一次比一次激烈，想必還早。何不命神鵰領去尋找袁星的子孫和那些馬熊下落，以備再來盜玉之用？」想到這裏，便將心意對神鵰、袁星說了，又吩咐謹慎小心，休要惹事淘氣。袁星聞言，正是求之不得，騎着神鵰，領命自去不提。

英瓊索性飛身上空靜候，直等到正午時分，風勢纔漸漸減小。救人心急，不顧寒冷，決計用彌塵幡和劍光護體，冒險衝入。主意打定，恰好旋風黑霜漸漸停歇，祇穴口還有黑氣，似洞中山泉微微起伏翻滾。英瓊先不使彌塵幡，身與劍合成一道紫虹，從天下注，直往洞內穿去。飛臨洞口，覺着那洞口黑氣竟似千萬斤阻力，攔住去路。畢竟紫郢劍不比尋常，被英瓊嬌叱一聲，運用玄功，衝破千層黑青氛圍。入洞一看，紫光影裏，照見洞口內祇有不到五六尺寬的石地，日受霜虐風殘，滿洞石頭都似水蝕蟲穿，切銼鏟削，紛如刃齒。過去這數尺地面，便是一個廣有百尋的無底深穴，黑氛冥冥，奇寒凜冽，瘳人毛髮。這還是寒颶業已出盡之時，連英瓊這般身具仙根仙骨，多服靈藥靈丹，已有半仙之體，都覺禁受不住，不敢怠慢，便將彌塵幡展開護身。再看英男，哪有蹤跡。心想：

「柬上原說她被妖道所算，入穴便倒。如今不見在此，萬一陷入無底深穴之內，怎生下去尋找？」正在傷心焦急，忽聽穴底隱隱又起異聲，洞外怪嘯也彷彿由遠而近，遙相呼應。暗喊：「不好！倘如狂風歸洞，與霜霾出穴，兩下夾攻，萬一這幡不能支持，豈不連自己也葬身穴內？」又因柬上指定今日，時機稍縱即逝，想起英男，不忍就去，徘徊瞻顧，好不驚惶失措。口中連喊英男，毫無應聲，反覺穴底風吼雷鳴，越來越緊。紫光影裏，眼看穴內黑氛越聚越濃，冷得渾身直打抖戰，危機轉瞬將臨。心想：「今日不將英男救出，休說對不起死者，屢次出山失敗，有何面目去見凝碧同門？」不由把心一橫，咬緊銀牙，準備駕劍光冒奇險，到穴底探看一番。

英瓊身臨穴口，還未下入，忽見一絲黃光，在洞壁上閃了一閃。回身一看，洞口黑氛聚處，隱隱見有一道黃光退去。猛一眼瞥見洞口左近地面上，似有一個四五尺長短的東西隆起，通體俱被黑霜遮沒，祇一頭微微露出一塊白色。定睛一看，不由心中大喜，如獲至寶，飛上前去，抱了起來，立覺透體冰寒，身體麻木。同時穴內異聲大作，黑氛已經衝起。知道危機一發，不敢絲毫怠慢，也不暇再顧身上寒冷，戰兢兢捨死忘生，駕起劍光，從洞口千層黑氛中破空飛起。身纔離地不過數十丈高下，忽見一道黃光直從對面飛來。英瓊懷中抱着一人，渾身冷戰，正愁無法抵禦，忽然又見一團黑影翩然下投。英瓊仗着紫郢劍剛剛讓開，耳聽一聲慘叫，兩道光華同時閃處，那黃光如隕星墜落，落下地去。回頭一看，那團黑影正是袁星騎着神鵰，舞着兩口長劍，發出兩道光華，已將敵人擊落。英瓊因爲救人要緊，自己雖有幡、劍護身，仍恐閃失，忙喊：「你們快來！」神鵰聞聲回飛，英瓊在彩雲擁護之中，命往山陽飛去。行未片刻，後面狂風大作，黑青遮天，又是剛纔陰慘氣象。不一會兒，飛過山陰，尋了一個有陽光之處落下。一看自己周身，業已溼透。再看懷中英男，全身僵硬，玄冰數寸，包沒全身，祇微微露出一些口鼻。不由一陣心酸，流下淚來。急於想將英男身上堅冰化去，看看胸前是否還溫。所幸山陰山陽，一冷一熱，宛如隔世，又值盛夏期中，陽光下不消片時，玄冰化盡，現出英男全身，面容如生。祇是顏色青白，雙目緊閉，上下牙關緊咬，通體僵直。解開溼衣一摸，果然前胸方寸雖不溫熱，卻也不似別處觸手冰涼。知還有救，先將身帶靈丹強撬開口塞了進去。問起袁星，知它子孫和馬熊俱受妖尸之害，現藏在兩處幽巖夾層之內。英瓊專注英男，不願將袁星帶來帶去，便命它暫留莽蒼山，等自己救人回來，一同去盜溫玉。匆匆抱起英男，上了鵰背，直往峨眉飛回。

到了凝碧崖落下，靈雲等見將英男救回，甚是心喜，連忙接入洞內。這時英男服了丹藥，一路上受了和風暖日，自腹以上，已不似先時寒冷，祇四肢手足還是冰涼。靈雲對英瓊道：「不料瓊妹竟如此神速，將人救回，真是可喜。據我觀察，必有更生之望。不過她

在玄晶洞，多受風霜之厄，已經凍得周身麻木，失去知覺，此時將她救回，五肢精血俱已成冰，必然痛苦非常。還是由瓊妹急速去將溫玉盜來，方可施救。適纔飛雷洞趙師弟來說，你走後不久，便發現妖人痕跡，着我留意。事不宜遲，快去快回吧。」英瓊聞言，急匆匆換了溼衣，又向靈雲要了幾粒丹藥，帶在身旁備用。見英男秀目緊閉，仍未醒轉，抱着滿腹熱望，二次別了衆人，駕起神鵰，直往莽蒼山飛去。

飛到山麓，業已深夜，空山寂寂，四無人聲。英瓊在鵰背上借着星月光輝，憑虛下視，四外都是靜蕩蕩的，除泉鳴樹響外，甚麼動靜都沒有。暗想：「適纔急於救回英男，沒顧得細問袁星，那些馬熊、猩猿藏在甚麼地方，妖屍巢穴是否昔日洞府？」正想之間，已經飛到日裏救人所在，按下神鵰，喊了幾聲袁星，神鵰也連作長鳴，俱都不見迴音。暗罵：「蠢東西，日裏雖不曾明白吩咐，難道就不知我回來，等在原處？」先在附近僻處找了一遍，仍未找着。二次上了鵰背，憑着神鵰一雙神目，仔細搜查，哪有些微蹤跡。觀看星色，已離天明不遠。一賭氣，命神鵰重又降下。惟恐離開後，袁星尋找不見，祇得仍在原處，候至明天，再作計較。神鵰放下英瓊，便自飛走，祇剩英瓊一人，獨坐岩石旁邊。正在調息凝神之際，忽聽遠遠風吹樹梢，簌簌作響，聲音由遠而近。祇顧盤算盜玉之事，當時聽了，並未在意。

一會兒工夫，忽覺一股冷氣吹到臉上，登時不由激靈靈打了個冷戰，毛髮根根欲豎。定睛一看，離身三尺以外，站定一個白東西，形如芻靈，長有尺許，似人非人，周身俱是白氣籠罩，冷霧森森，寒氣襲人，正緩緩往自己身前走來。這黑夜空山之中，看了這種奇形怪狀的東西，英瓊雖是一身本領，乍見之下，也不免嚇了一跳。及至定睛注視，纔看出那東西一張臉白如死灰，眉眼口鼻一片模糊，望着自己直噴冷氣，行起路來祇見身子緩緩前移，不見走動。英瓊猜是深山鬼魅之類，估量它未必有多大能爲，一面暗中準備，且不下手，看看它玩些甚麼花樣。見它前進一步，自己也往後退下一步。那東西也不急進，仍是跟定英瓊，緩緩往前移動。似這樣一進一退，約有二十多步。英瓊猛想起袁星平素極爲靈敏，怎會今日不在此地相候，莫不是中了妖物暗算？不過袁星身佩雙劍，不比尋常，似這般蠢物，豈有不能抵禦之理，又覺不像。想到這裏，忽然頸後又是一股涼氣吹來。回頭一看，也是一個白東西，與先前所見一般無二，正在自己身後，相離不到二尺，一伸手便可將自己抱住。怪不得先前一個並不着急，祇是緩緩跟隨，原來是想將自己逼到一處，兩下夾攻。暗罵：「大膽妖物，你也不知我的厲害，竟敢暗算於我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兩個白東西倏地身上鏘鏘響了兩下，風起雲湧般圍了上來。英瓊早已防備，腳點處，先自將身縱開。正待將身旁飛劍放起，忽見那兩個白東西竟互相扭作一團，滾將起來。祇覺冷氣侵人，飛砂走石，合抱粗樹被它一碰就折，力量倒也着實驚

人。有時滾離英瓊身旁不遠，竟好似不曾看見一般，仍在扭結不開。英瓊好奇，便停了手，靜作旁觀，心中好生奇怪，祇不解這是甚麼來歷用意。眼看東方已見曙色，這兩個白東西仍是滾作一團，不分勝負。英瓊不耐再看，手指處，紫郢劍化成一道紫虹，直朝那兩個白東西飛去。紫光影裏，祇見一團白影一晃，蹤跡不見，竟未看出是怎麼走的。

天光大亮，神鵰尚未飛回。先以爲神鵰昨日原和袁星一路去尋猩、熊，必見袁星不在，前去尋找。及至等了一會兒，鵰、猿兩無蹤跡，不免着起急來，將身飛起空中，四處瞭望。這時朝陽正漸漸昇起，遠山凝紫，近嶺含青，晴空萬里，上下清明。惟獨北面山背後有數十丈方圓灰氣沉沉，彷彿下霧一般，氛圍中隱隱似有光影閃動。英瓊年來功行精進，已能辨別出一些朕兆。情知袁星失蹤，昨晚又看見那兩個白色怪物，神鵰一去不歸，吉凶難測。附近一帶，縱非妖人窟穴，也非善地。那團灰霧，說不定便是妖人在弄玄虛。想到這裏，便往那有霧之處飛去。飛過北面山崖，往下一看，不由大喫一驚。原來下面是一個極隱祕的幽谷，由上到下，何止千尋。四圍古木森森，遮蔽天日。那霧遠望上去，還不甚濃；這時身臨切近，簡直是百十條尺許寬、數十丈長的黑氣在那裏盤繞飛舞。隱隱看見袁星騎在鵰背上，舞動兩道劍光，在那裏左衝右突。神鵰飛到哪裏，黑氣也跟到哪裏，交組成一面黑網，將神鵰、袁星罩住。袁星兩道劍光有時雖然將黑氣揮斷，叵耐那黑氣竟似活的一般，隨散隨聚，剛被劍光衝散，重又凝成一條條黑色匹練，當頭罩到，休想脫出重圍。英瓊見鵰、猿正在危急，心中大怒，不問青紅皁白，也未看清對面妖人存身之所，嬌叱一聲：「袁星休急，我來救你！」一言未了，連人帶劍，直往黑氣叢中穿去。果然長眉真人煉魔之寶不比尋常，一道紫色匹練往黑氣影裏略一回翔，便聽一陣鬼聲啾啾，漫天黑氛，都化作陰雲四散。英瓊心中大喜，精神勇氣爲之一振。袁星在鵰背上殺了半夜，已殺得力盡精疲，神魂顛倒，祇顧舞那兩道劍光，竟未看見主人到來，妖法已破，仍不停手。還是神鵰看見主人從空飛降，不住昂首長鳴，纔將它驚覺。同時英瓊也飛身上了鵰背，忙問妖人何在。袁星氣喘吁吁地答道：「是兩個鬼小孩，就在那旁岩石上面。」英瓊手指劍光，護着全身，從袁星手指處一看，半崖腰上，有一塊突出險峻岩石，石上放着一個葫蘆，餘外甚麼都沒有。不敢大意，先將劍光飛過去，祇一繞間，葫蘆裂成粉碎。近前觀察，並無甚麼奇異之處。情知袁星適纔祇顧迎敵，神志不清。又問神鵰，可知妖人去處。神鵰也搖頭表示不知。英瓊無法，默忖妖人知難而退，必在暗處弄鬼，自己現在明處，不可大意，還是暫時離去，問明瞭袁星經過，同妖窟所在再說。

正要命神鵰飛走，袁星忙道：「主人慢走，它們俱在下面巖洞中呢，我們走了，一個也休想活命，求主人開恩，救救命吧。」說罷，張口朝下面長嘯了兩聲。不多一會兒，祇

聽下面一陣雜沓之聲，震動山谷，塵土飛揚中，先高高矮矮縱出二三百個大小猩猿，後面跟隨着四五百隻馬熊，一個個朝着上面英瓊伏膝哀鳴，甚是依戀悽楚。英瓊想起前情，頗爲感動，便向袁星道：「昔日莽蒼山那些猩猿、馬熊俱盡於此麼？」袁星眼淚汪汪答道：「它們都被妖怪害了，剩的就祇這些。昨日袁星在兩處夾岩層裏將它們找着，聽說主人前來，又可代它們斬妖除害，歡喜非常。不料昨日以爲主人走了再回來，還得好久時候，又去和它們團聚，大意了一些，被妖人手下兩個鬼小孩看見，跟在袁星身後，引鬼入室，來捉它們。袁星和他們打了半天，被他們用妖法全數趕到下面巖洞以內。祇袁星仗着兩口寶劍，雖喫他們困住，他們卻沒法近前。到了半夜，又被內中一個鬼小孩捉去十八隻馬熊和袁星的子孫，想必難免一死了。他們雖捉袁星不住，可是有那黑氣罩住，一刻也不能停手，祇要被黑氣捱上一點，立刻便倒。正在危急時候，遠遠聽見鬼叫，鬼小孩一聽，連忙收了黑氣，將洞封住就走了。袁星和它們合力去推，也未推開，祇得拼命叫喊，祇盼主人聽見，趕來搭救。忽然洞口響了一下，聽見鋼羽在外叫喚，洞口石頭也被它抓開。封洞的石頭並不大，不知先前怎會推它不開。它們初見鋼羽都害怕，不敢上前。正想說明，喚它們逃命，那兩個鬼小孩業已飛了回來，未容鋼羽飛起，先放出一條條的黑氣。鋼羽說主人已來，那黑氣是生魂煉成的妖法，它也怕纏上走不脫。幸而這兩口劍不怕邪污，叫袁星快用劍光護着全身，祇要主人一來，便不妨事。那黑氣真是厲害，看似空的，劍斫上去，雖能將它斫散，卻是非常費力，剛剛斫散，又合攏成條。急得袁星一面拼命抵敵，一面高喊主人快來。後來鋼羽說，聲音被黑氣罩住，外面聽不見，除了主人自己尋來，祇有到危急之時，它拼着再轉一劫，自己頂上煉的金丹，將它燒化飛去了。後來袁星實實支持不住，催它快燒。它又捨不得，說主人定會尋來，實在危急再說。眼看氣力用盡，主人就尋來了。」

英瓊自經青螺兩次大難，比先前持重。明知敵人不戰而退，必有用意，現時處境，頗爲危險。眼看着這麼多的猩、熊，憑自己一人，怎能護着退走？即使僥倖走出谷去，猩猿身輕矯健，長於縱躍，還可命它們自行覓地潛藏。惟獨那些馬熊，俱是龐然大物，又蠢又重，走起路來，蹄聲震動山嶽，最易爲人追蹤覺察。妖屍厲害，和那些猩、熊在一起，豈非給敵人一個絕好的標記？如果救出谷去，就丟開手不管，它們仍是一樣，要葬送妖人之手，何必多此一舉？好生遲疑不決，祇顧在鵬背上沉思。那些猩、熊竟一齊延頸哀鳴起來，袁星更是不住垂淚哀告。英瓊不由動了惻隱之心，暗想：「柬上原有借助它們之言，且做到那裏再說。」想罷，將神鵬降低飛行，命袁星手舞雙劍在前領路，自己在鵬背上壓隊護送。那谷甚是幽僻曲折，連穿過了兩個巖洞，纔得出險。且喜後面始終無人追趕，那些猩猿、馬熊，想都被嚇破了膽，出谷以後，祇顧隨着袁星攀援縱躍，穿林過嶺，飛也似的往前奔跑，頭都不回，直攪得崖土滾滾飛揚，蹄聲動地。

英瓊駕鵰橫翼低飛，督率這些威猛無匹的獸隊，宛然中軍主將。鐵羽凌虛，英華絕世，寒虹在手，翠袖臨風，顧盼自豪。也不知經過了多少峻嶺崇岡，幽谷大壑，前路欲盡，忽見袁星領着猩、熊竟往一個密林之中穿去。林後碧嶂摩空，壁立萬丈，彷彿無路可通，神鵰已停飛不前。英瓊暗罵袁星：「蠢東西，適纔經過許多隱僻之處，卻不藏躲，我當你有甚麼好所在，卻跑到這樹林以內，人家就尋不見麼？」正要呼喚袁星近前來問，祇見密林中一陣騷動過去，樹梢青葉起伏，宛如碧浪，耳聽獸蹄踏在殘葉上面，沙沙作響，與枝幹摩擦蕭蕭雜雜之聲，匯成一片。頃刻之間，風息樹靜，所有猩、熊都沒了蹤影。英瓊心中奇怪，嬌叱一聲：「袁星何往？」身早離了鵰背，飛身穿林而入，密林盡頭，便是適纔外面所見峭壁，一片渾成，並無洞穴，猩、熊一個不在。猛見袁星從一個藤蘿掩覆的崖縫中鑽了出來，英瓊喝問：「這裏是甚麼所在？那些猩、熊何往？它們既受妖尸之害，可知那妖穴在甚麼地方麼？」袁星答道：「這裏是個崖孔，裏面有一地穴，甚是廣大僻靜，自從那年袁星因採果子發現，還從沒有人來過。今日因爲事在緊急，北山雖有幾處地方，都被那兩個鬼小孩搜遍，難以藏身，所以纔帶了它們來此潛伏。那妖屍巢穴，便是昔日主人斬完山魈所居的山洞。昨日主人走後，它們已對袁星說了詳細，連主人昔日命它們留神尋找的寶貝，也被妖屍得去。說起來話長，妖屍向來不出洞，那兩個鬼小孩卻要防他們跟蹤尋來。待袁星去對鋼羽囑咐兩句，請它在妖穴附近空中巡視防備，再請主人到地穴裏詳說如何？」英瓊聞言，點了點頭。袁星便去囑咐好了神鵰，回至崖前，將危崖根際一盤百數十年古藤揭起，請英瓊入內。

英瓊見那入口處是四五尺方圓的一個洞穴，黑影中彷彿祇有兩丈四五尺深便到了盡頭。壁上盡是苔蘚，觸手溼潤。山石錯落高下，甚是難行，不似有多大容積。入內走不兩步，袁星已將封洞古藤還原，越過英瓊前頭領路。走離盡頭還有三四尺光景，忽然回身，又走兩步，往下一沉，便即不見。英瓊近前一看，袁星降身之處，乃是一塊突出的大石。如從地面上看過去，舉步便到了盡頭。須由石上越過，迴轉身來，纔看出那石根腳還有一個三尺大小孔洞，通到下面。洞並不直，形勢彎曲，常人至此，須要反身轉側，前胸貼石，滑溜而下。否則即使發現這洞，也當它是一個石上死竅，用東西試探，觸手可以見底，難知裏面盡有深奧呢。英瓊見那洞祇能蛇形而入，索性駕起劍光，穿了進去。初進去時，那孔洞與螺旋一般。有的地方石齒犀利，幽險絕倫。有的地方石潤如油，滑不留手。休說常人難至，就連袁星也是連滾帶溜而下。轉過兩三次彎環以後，越走越寬，袁星已能立起身來。又向下斜行有半里左右，纔將這甬穴走完，到了平地。猛見極薄一片丈許寬的光華，直射地面，恍如一張數百丈長銀光簾子，自天垂下。定睛一看，出口之處，乃是一個廣約數頃，天然生就的地穴，四外俱被山石包沒，祇穴頂有一條丈許寬

的裂縫，陽光便從此處射入。耳聽獸息咻咻，聲如潮涌。光幕之下，照見前面千百條黑影，在那裏左右徘徊。英瓊纔一現身，那些猩、熊早轟地吼了一聲，爭先恐後，跳縱過來，離英瓊身旁尺許，紛紛爬跪歡呼。英瓊急於要知妖屍底細，不耐煩囂，吩咐袁星命它們退散開去，不許喧譁。袁星領命，吼了兩聲。這些異獸真也聽話，嚇得一個個垂首帖耳，輕輕緩緩散過一旁，祇微微一陣騷動過去，即便寧靜。

袁星又領了英瓊走入側面一個凹洞之內，尋了一塊石頭，用手拂拭乾淨，請英瓊坐定，說道：「那妖屍的洞，主人昔日曾經住過，離剛纔袁星被陷之處，不過二十餘里。因爲主人這次所行方向不對，未曾看出。那洞內先前盤踞過兩個山魈，自被主人除去，本山猩、熊便成了一家。那洞本來甚大，主人去後，因爲行時吩咐，還有再來之言，想起恩德，愈發不敢無故傷生，同居一處，甚是相安。因知主人愛喫那朱果，以爲別處還有，它們每日喫飽，便去滿山尋找。數月前在原生朱果的一個崖洞之內，居然找到一株。它們知道那朱果如不採摘，永遠不落，每日總有數十猩、熊在洞外輪流看守。

「不多幾天，忽然看見前回從天上飛落用劍光傷了幾隻馬熊的姑娘，還同了一個女的，飛落在那先前生朱果的大石上面。馬熊雖然記恨她昔日殘殺同類之仇，祇怕她飛劍厲害，不敢上前。起初以爲她也尋找朱果，後來見連那朱果樹下大石都被她翻轉，又用劍光在周圍挖土尋找，纔知不是，朱果也沒被她發現。她二人由早起來，找到天黑，甚麼也沒找見。忽然徑往洞裏走去，和主人先前尋找寶物一樣，用劍光到處搜尋。滿洞猩、熊都被嚇跑，且喜這次一個俱未傷害，祇在洞中連住了幾日。有那膽大一點的猩猿，常去偷看，見她二人全都面壁而坐，手裏不知拿着甚麼東西，放出一道光華，照向壁上，也不知是甚麼意思。第三天，又有猩猿前去偷看，那洞已被她們用光華將石壁打通，新發現了許多石室，還有一層天井。那兩個女子又滿處搜尋了一陣，最後忽然朝着主人昔日在洞裏坐臥的那塊大石打起坐來。兩人四手，不住在石上摩擦，祇擦得光華閃閃，火星直冒。火光射到那塊大石上面，沒有多少時辰，聽見石頭沙沙作響，石灰子像下雪一樣紛紛飄撒。從石裏也發出一片半黃半青的光華，先是由青黃轉成深黃，又由深黃轉成紅紫，末後又變成深紫。石頭也由厚而薄，由大而小。忽然又是一亮，由石上閃起三尺來高的紫色光焰。

「那兩個姑娘好似非常喜歡，正在同時伸手往那發紫光的地方去取時，倏地一聲像夜貓子般的怪嘯，憑空現出一個四五尺高、塌鼻凸口、紅眼綠毛、一身枯骨、滿嘴白牙外露的殭屍。那兩個姑娘祇顧註定石上紫光，起初絲毫沒有覺察。那殭屍突然出現在大石旁邊，一照面，便像懷裏取東西一般，先將那發紫光的東西伸手搶去。那兩個姑娘又驚又

氣，手一揚，飛出兩道青光，直朝那殭屍頭上飛去。那殭屍怪笑一聲，把嘴一張，冒起一道黃煙，噹噹兩聲，青光落地，原來是兩口寶劍。那兩個女子一見不好，內中一個不知拿出一個甚麼東西，火光一亮，同時飛走。幸得那殭屍頸上鎖着一條鐵鏈，雙腳底下又套一個鐵環，跳起身來，追了沒有多遠，鐵鏈已盡，祇好落下。急得他兩手扯住鐵鏈，又咬又叫，卻沒法去弄斷它。在氣忿頭上，不知怎的，被他飛起身來，用那雙枯瘦如柴的手臂一撈，捉住了幾個猩猿和馬熊，當時被他咬斷咽喉，吸血而死。祇有兩個伏得最遠的猩猿，得逃活命，逃出對大衆一說，知道洞裏出了妖怪，比以前山魈雖小，卻厲害得多。偏偏它們在洞中住慣，覺得哪裏都沒有這個洞好，割捨不下，雖不敢當時回去，過了兩日，老斷不了前去窺探，想趁殭屍睡時報仇。

「有一次去了三個猩猿、兩個馬熊，剛到洞口，便被殭屍看見，追了出來，居然逃回了一個，纔看出殭屍那條鏈子能長能短，是他剋星，祇能追離洞口十丈以內，任他怪叫掙扎，也不能再長。一到盡頭，鏈上便發出火星，燒得他身上綠毛枯焦腥臭，枉自着急跳叫，祇好回去。可是他口中黃煙沾上就死，如非他頭上有條鏈子，那些猩、熊都要被他害盡了。後來去一個死一個，去兩個死一雙，實在無法近前，個個膽寒，也都不敢再往洞裏去了。

「過沒多日，洞裏又多出兩個小孩，也是殭屍手下，長得倒和生人一樣。不過他們受了殭屍傳授，頭上又沒有鎖鏈。自從出了這兩個小孩，全山猩、熊便遭了大殃。也不知他們使甚麼法術，祇將手裏那些黑氣放出，猩、熊挨着，便被捆上，隨着他們走，先還是每日出來，捉上三兩個，供殭屍吸血，他們喫肉。隨後簡直是見了就捉，不拘多少。還算他們每次捉猩、熊時，都有一定遠近，祇須逃出他們站立之處半里以外，便不妨事，他們也不來追趕，單將離他們切近的捉去，因此纔沒被他們絕種。衆猩、熊逃來逃去，好容易逃入兩處崖夾層裏去，苟延殘喘，有半個多月，沒有受他們傷害。直到昨日主人帶袁星到來，尋見猩猿和馬熊，纔知走後已被他們害死了十成之七。被捉去的猩、熊，僅僅在半月前逃回了一個。據它說起洞中情形，那殭屍身上已漸漸長肉，不似先前渾身盡是骨頭。每日在洞中祇磨那條鏈子，卻命那兩個鬼小孩出洞到處去搜尋野獸。捉了回去，不全是爲喫，每次總挑出七個，用口中妖火燒死，將那燒出的青煙，收在一個葫蘆以內。那兩個鬼小孩雖是他的手下，他並不放心，每次命他們出洞，也用一條黑煙繞在頭上，回洞再由他收去，大約有一定長短，走過了頭便不行，所以他們不能離洞太遠。這日共被他捉去了十五個，頭一天燒死了七個，第二天照樣燒死七個。祇剩下逃回來這一個，原被殭屍用黑煙捆住，在後洞地穴內不住哀號，以爲準死不活。萬不料妖怪也會發善心，另外一個從沒見過的小孩忽然走來，手上拿着一口黑魆魆的小劍，上面發出烏

光，往捆的地方一指，便將黑煙挑破，放了出來。逃時走過前洞，見殭屍和那兩個鬼小孩俱都不在洞內，滿洞盡是猩、熊的殘肢碎骨，血肉狼藉，燒化成灰的更不知有多少。

「袁星自是傷心，彼時因主人要救余姑娘，急於迴轉峨眉，不及細說。等主人走後，又去尋找他們，不料有一個鬼小孩中途跟上袁星，到了地頭，便被困住，差點連袁星都遭了毒手，幸得主人趕到，纔得活命。因見兩個鬼小孩懼怕主人，不敢露面，又知他們自有黑煙拘束。昨日雖然比往日離開妖洞要遠得多，如往這裏來，相隔有二百里山路，他們沒有殭屍吩咐，絕來不了，又是繞路走的，還穿過幾處崖洞，祇要他們不從後面偷偷跟來，再也看不透我們的去向，何況還有主人保護呢。百十年前，本山原有一條山龍，甚是兇惡，專喫野獸，這地穴便是當初仙人馴龍之所。袁星出生不久，曾見這龍大白日裏從適纔入口處破壁飛去。一則地太隱祕，二則有龍盤踞，先時從沒敢到這崖前來的。年深月久，那龍也不見飛回，袁星纔敢到崖前林中採果。那年春天採桃子，落了一個在崖壁下面，揭起藤蘿尋找，纔發現那裂口。一時好奇深入，尋到此地，當時不甚在意。自隨主人們學習內功，猛想起這地穴還有多少奇處，恰好它們受殭屍侵害，無處存身，引到此地躲避，再好不過。即使被殭屍尋到，不知底細，也進不來。祇是昨晚還被一個鬼小孩捉了許多猩、熊去，至少捉到便須死幾個，餘下的也要挨日燒死。祇望主人趕來除妖，救它們活命了。」說罷，跪了下來。

英瓊聞言，祇管盤算如何對妖屍下手。還有三個妖童，俱甚厲害，這些猩、熊已是望影而逃。柬上所說借助它們，想必便是從袁星口中得知這些底細了。既說盜玉，當然還須隱祕，且等自己前去探個動靜再說。便向袁星問明瞭路徑，正要由原路出洞，袁星道：「主人既不要袁星同去，這地穴後面有一條窄路，轉過去又是一片凹地，比這外面還寬，生着許多花草野果，盡頭處是個夾層，兩崖對立，高有百丈，有一天窗，直達崖頂。因爲太高太陡，沒爬上去過，想必通着外面。主人何不打那裏出去，順便看看景緻？」英瓊命袁星領路，由石縫中鑽了出去，果然是一片凹地，黑暗中花影披拂，時聞異香。走有數十丈遠近，到了夾層，兩面峭壁削立，寬纔數尺，黑暗陰森，異常幽險。漸行漸窄，忽見路旁壁上，有二尺方圓白影閃動。擡頭一看，已到崖窗底下，上面窗口密葉交蒙，隱約祇露微光。當下捨了袁星，駕劍光飛身而上，越往上昇，窗口光影越暗，轉覺窗口並非出路。正在心中奇怪，猛一回身，瞥見側面還有一個巖隙，適纔那團白影，竟是從這隙口漏入。隨即飛將過去一看，果然是個出口。隨意用飛劍將隙外藤蘿削去，以便出入。畢竟心中好奇，還放那崖窗不過，重又回身，還想從崖窗上面飛出。近前借劍光一看，哪有洞口，崖頂石形錯雜，一條一條的甚是紛亂，色黑如漆，並非枝葉。暗忖：「剛纔在下面明明看見這裏密葉交蒙，怎麼到此反不見有甚麼孔竅？」心中惦記往妖穴探

看，不願久延。正要飛身迴轉，忽見頭上光影微微一閃，照在石頂條紋上，彷彿枝葉閃動，和先前下面所見一樣，轉眼消逝。情知有異，急忙定睛細看，忽然又是一閃，纔看出那光影是從側面凹處一個石縫中反射進來。不假思索，指揮劍光，竟往那石縫中射去。一道紫虹閃過，碎石紛裂，喳喳兩聲，震開石縫，連人帶劍，飛將出去，落在崖頂上面。耳旁猛聽「咦」的一聲，一道烏光斂處，面前站定一個青衣少年，猿臂蜂腰，面如冠玉，丰神挺秀，似帶驚異之容。英瓊久聞靈雲等常說異派劍光，顏色大都斑駁不純，離不了青、黃、灰、綠、紅諸色。這人用的劍光，烏中帶着金色，雖未聽見說過，估量不是甚麼好人；又加這裏離妖穴雖有二三百里，並不算遠，適纔率領猩、熊逃遁，難免不被妖人跟蹤追來。來人年紀，至多不過十七八歲，穿着似僧非道，赤足芒鞋，也與袁星所說鬼小孩相似。一時情急，見面不由分說，嬌叱一聲：「大膽妖孽，敢來窺探！」一言未了，手指處，一道紫虹，直朝那青衣少年飛去。那少年原懷着一肚皮心事，特意到此練習劍法，正在得心應手之際，忽見地下石縫震開，飛起一個美如天仙的紅衣少女，已是先嚇了一跳。及至定睛一看，來的女子正和日前仙人指示的一般，心中大喜，祇苦於說不出口。正待上前用手招呼，那少女已嬌嗔滿面，指揮着一道紫虹，直往頭上飛來。情知危險，忙將那日仙人所傳劍法，將手中小劍飛起，一道烏光，將紫光迎個正着，鬥將起來。這少年來歷，後文自有交代。

且說英瓊滿以爲紫郢劍天下無敵，少年怕不身首異處。誰知敵人並非弱者，那道劍光烏中帶着金彩，閃爍不定，與自己紫光糾結一起，暫時竟難分高下。暗想：「妖屍手下餘孽，已是如此難勝，少時身入妖穴，勢孤力薄，豈不更難？」不由又急又怒。一面留神看那少年，也不張口說話，祇管朝自己用手比畫。恐他另用妖法，又和以前一樣喫苦，將腳一頓，飛身上去，用峨眉真傳，身劍合一，迎敵上去。那少年先見紫虹夭矯，宛如飛龍，甚是害怕。

及見自己烏光竟能敵住，略放寬心。正用手比畫，招呼敵人住手，忽見敵人飛入紫光之內，身劍相合，憑空添了許多威勢。自己雖承日前仙人傳授身劍合一之法，祇是尚未學會，敵人又不知自己心意，一個失手，立刻便有性命之憂。機會到來，又捨不得就此遁走。祇得停了手勢，聚精會神迎敵，仍是不支。漸漸覺着自己劍光芒彩頓減，再不逃走，眼看危機頃刻。無可奈何，暗中嘆了一口氣，將手一招，收回飛劍，借遁光便往後路逃走。英瓊一向趕盡殺絕，紫郢劍疾若閃電，饒是少年萬分謹慎，且敵且退，就在收劍遁走的當兒，還被紫光飛將過來，微微掃着一點紫芒。祇覺頭上一涼，情知不妙，飛起時一摸頭上，後腦髮際已掃去一大片。嚇得亡魂皆冒，不敢再顧旁的，催動遁法，飛星墜落般逃命去了。

英瓊哪裏肯捨，忙駕劍光隨後追趕。眼看一道黑煙中含着一點烏光，比閃電還快，往正北方疾馳而去。追過兩三處山巒，忽然烏光一隱，便沒了蹤影。上面碧空無雲，下面雖有陂陀，也無藏身之處，又未見烏光下落，不知被他用甚麼法兒隱去。仔細往四外一看，晚照餘霞，映得四外清明，正北山後面如下霧一般，灰濛濛籠罩了二三里方圓地面。飛近前去一看，頗與袁星所說地形相似。按劍光落下，尋着袁星所說的石洞窄徑，飛身進去，越走路越低，往下轉了幾個彎曲，覺着方向又變往回路。行未多時，已將窄徑走完，看見缺口外面天光，纔一出口，便是昔日遇見縹緲兒石明珠的大石下面，知道已到舊遊之地，那大洞就在旁邊不遠。連忙斂了劍光，略沉了沉氣，細一辨認，洞前風景，依稀仍似以前一樣。心想：「偷盜終是黑夜的事，自己又不知溫玉形象，天已不早，索性等到天黑，再行入內，先看明瞭溫玉所在，能下手便盜，不能再退出另打主意。」這時太陽已被高峰隱蔽，滿天晴彩，將近黃昏，倦鳥在天際成羣結隊飛過，適纔所見灰色濃霧，已不知何時收去。峰巒插雲，峭壁參天，山環水抱，巖壑幽奇。洞旁綠柳高槐上，知了一遞一聲叫喚，鳴聲聒耳。花草松蘿，隨着晚風飄拂。越顯清靜幽麗，令人到此意遠神恬。誰又料到這奧區古洞中，還潛伏着一個窮兇極惡的妖屍，危機咫尺呢！英瓊想好了主意，便將身隱入缺口以內，待時而動。

身纔立定，忽聞人語。悄悄探頭往外一看，由側面大洞中，走出兩個幼童打扮的人來。及至近前，細看容貌，一個生得豹頭塌鼻，鼠耳鷹腮，一雙三角怪眼閃閃發光，看去倒似年紀不大；那一個生得枯瘦如柴，頭似狼形，面色白如死灰，鼠目鷹腮，少說也有三旬上下。都和先前所見青衣少年一樣，道袍長祇及膝，袖子甚短，頭梳童髻，赤足芒鞋。英瓊暗忖：「據袁星所說，妖屍手下已有三個妖童。這兩個妖人，雖然生得短矮，並非幼童。照這樣推測，洞中妖屍，正不知有多少黨羽。自己孤身涉險，倒不可以大意呢。」正在尋思之間，那兩個妖人已走至缺口左面一塊磐石上，挨着坐下，交頭細語。英瓊伏在缺口左面，心想：「如在暗中下手，將他們除去，枉自打草驚蛇。不如先從這二人口中探一些虛實。」便輕輕向左移了兩步，正當二人身後，相隔不過數尺，雖是悄聲低語，也聽得清楚。